据本书的校对者以及翻译工作的主要推动人唐少杰判断，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评论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的专著。考虑到本书是由丹尼尔·里斯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以及本书所呈现出来的高水准，我们不能不感叹如今连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大陆学界也要落于人后了。

本书正文的时间跨度大致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为止，文革不是唯一的舞台，但是这一场个人崇拜的荒谬剧的高潮。在导论中，作者还简洁而透彻地分析了毛泽东崇拜的历史沿革，这是一条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毛泽东的演变脉络。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形象的塑造是为了抗衡国民党的蒋介石形象的工具化手段，随着共产党夺取政权，党的官僚机构有淡化这种个人崇拜的自主倾向。

这一逻辑非常清晰：除非党能够严格控制被崇拜的领袖形象，否则就会有被绑架、挪为相反之用的危险。我们似乎可以从作者在导言中不多的描述中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在建国初期官方对毛的崇拜仍是有所克制的。同时，既然平稳运行的官僚机构更偏爱非人格化的象征，那么极权国家频繁出现的领袖崇拜现象与独裁者个人的偏好不无关系，也不能忽视惯性的作用，当人格化的对象成为品牌时，对于权力机构来说也是有益的。在有利于个人崇拜的制度化因素上，体制内上升制度的缺陷为来自领袖的庇护系统提供了方便，对领袖的崇拜成了可以借此牟利的渠道。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影响是深远的，一直贯穿着本书所叙述的的这三十年。但其所造成的反应在不同的时期并不一致，在五十年代，中共的领导层以及宣传机构开始时对于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表达了有保留的支持。但中共试图挽回斯大林形象的努力与赫鲁晓夫的报告形成了矛盾，作者并没有分析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心理想法，但就他们的行动，尤其是毛泽东的举措来看，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并不和其心意。毛泽东以及党的宣传机构开始模糊化个人崇拜的含义，先是引向了群众路线的问题，后又提出“正确的崇拜”与“错误的崇拜”之别，在唐少杰看来毛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此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矛盾百出而仍要不断推进的境地。毛泽东本人并不愿意放弃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便利。作者指出了中共宫廷政治的特性以及自我矛盾的悖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解决个人崇拜问题的讨论，许多都是在毛泽东的私人卧室里进行的。”

大跃进的失败在走向文革崇拜的路上似乎是关键一步，这导致了那些党内敢于发出不同声音者的下台。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出来，领袖并不喜欢批评的意见，即使小心翼翼如彭德怀，“政治权力的问题从根本上优先于理论自洽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作为毛盟友接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很大程度上别无选择，要么迎合上意，要么像前任一样灰溜溜地离场。林彪或许有意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大的形式如此，没有他还有别人。在失去毛的信任之前，刘少奇同样开始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乃至与林并驾齐驱。

作为前三十年个人崇拜运动的高潮大戏，文革开始前后涌现了诸多仪式与技术，作者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包括红宝书、忠字舞、毛像徽章、各地的雕像、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执政当局仅仅提供了红宝书和像章作为个人崇拜的纪念物，其他的大多是民间、下级政府的自发行为，同之前说过的理由一样，由于存在不可控的因素，领导者并不喜欢这类自发的表忠行为，每个人都可能从参与表忠获取符号资本。实际上，在文革中，毛所代表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成为了一个空洞无比的崇拜偶像，斗争的双方都以其作为权威的来源，但结果却不是秩序的稳定，而只是不断地冲突。这部分地源于毛对文革的公开指示通常模棱两可，并不具有自洽的解释效力。毛实际上将偶像崇拜的解释权下放给了其他人。

随着文革的结束，邓小平的重新上台，摆在新的中共领袖面前的，是与赫鲁晓夫当时同样的难题，该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遗产。有了秘密报告的前车之鉴，毛没有受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式的彻底地否定，共产党史的连贯性得以保存，但那些与毛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种种卑劣行径、盲目崇拜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揭露，只不过是潜藏在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之下。随着浪潮褪去，社会现状的失望情景使得毛的形象再次出现，甚至比当初还要来得空洞、不真实。作者最后做出了悲观性得预测，“毛的阴影还会持续不断地出没于他的后继者之中”。这一判断是带有先见性的，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仿佛历史的悲剧性重演。

个人崇拜夹杂在中共复杂而隐晦（由于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缺乏）的历史中，缺乏前人的关注，因此研究难度并不小。本书能够将个人崇拜从中共党史中抽出加以研究，对于第一本该领域的专著来说，成就斐然。作为开创者，本书不可避免地留下许多空白与疑问，其中有些已经在唐少杰所写的序言中得到了展示，包括宗教学的角度还可深入，毛崇拜的准准军事性、多重阶段性，以及毛对于个人崇拜的看法。本书并没有对个人崇拜的参与方，特别是毛本人进行心理上的详细分析，唐少杰指出毛本人并没有陶醉在崇拜活动中，甚至缺乏信任。我想，由于毛疑神疑鬼的个性，他对个人崇拜的不信任是自然的，但他未必没有沉醉于其中，这主要指的是毛将这种崇拜当作了常态安之若素地加以接受，有了未必会更满意，但没有一定会让其大为不满。既然我们还没有走出这场荒谬剧中，那么对其的研究就是必要且迫切的，悲剧的教训往往包含有，始作俑者和被迫参与者同样深受其害。